推篷寤語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毗政篇上

元薦氏曰謗劣陳毗政之篇或問於余曰位卑而言高可乎曰否否不然也夫越位而代之職踰守而參之議是罪之媒也迺士君子跼蹐衡門茂明當世之務以待咨問此希文所爲懷先憂之志也而何病乎謀猷之告乎書曰惟助成王德纘越尹人祗辟雖百姓里居猶不敢忘君相之助也則是

篇也非糞牆夢寐之所形見與
毗任用之政
秦王猛隱華陰山懷佐國之志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
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陶侃家貧有友人過
侃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
世事鄰人送隻鷄濁醪遂成竟夕之歡夫景略抱負
王略士佇致力中原固其素志然家方貧苦而汲汲
以當世為事恒人視之若太迂濶矣而識者竟能轉
之通衢知名晉世垂功不朽照耀丹青卒酬所志偉
哉

宋夏竦爲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爲達則臣居市井若陛下以金牓丹桂爲材則臣夫參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爲德則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不膂力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真宗聞言賞激召試中書是歲應中制科予韙夏英公之請而又嘉當時能盡臣下之材也于是乎著之

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　詔開科舉法六年　詔科舉暫

且停罷復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十七年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定鄰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　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許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撫巡方面各府州

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歷讀　先朝諸詔可見薦舉之法亦自不廢但後專重進士科無人力舉行耳

我

朝佐命元勳每由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其餘自薦舉而致者不可枚舉正統景泰間法猶如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衣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世自後進士科重薦舉漸湮天順初吳康齋一薦遂爲朝陽鳴鳳至今絕響矣

國朝科目肇自吳元年丁未始分文武二科廣求賢士令三年一次充貢京師洪武三年庚戌下　詔始議科目之制自後屢年開科至洪武六年三月　諭中書省天下虛文相應非眞實求賢之意宜暫停罷至洪武十七年甲子　詔禮部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試日文字略定洪熙元年乙巳　上諭南北人才約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宣德元年始議南北中卷而制遂定永樂二年甲申臨御策試　御批於周述云環珮之文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於周孟簡云

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前世欽哉嘉靖八年己丑臨御策試　御批於羅洪先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義擢之首者賜第一甲第一名我　朝留意人才如此但　國初人才鮮少會試取士僅百餘人今人才充溢解額有限其落於孫山之外者不知其凡幾也況淪丘園不竟其志惜夫

我　朝天順以前官多久任如周忱巡撫蘇州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河南山西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錄者可指如東

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洊陞行惟受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垂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綺衣之錫此守令久任見於郡邑志書者可考今昔不異致也而久任不能與昔同何與

或疑云久任難行曰久任與超遷相爲流通則不難矣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我　朝如曾穆由福建僉事爲人剛正清慎超拜僉都御史歷任二十餘年周忱由長史升侍郎巡撫江南在任二十二年于謙由御史陞侍郎遇事敢爲在任一十九年此先超遷而後久任也如雲南布政張忱化孚夷

民秩滿九載超擢吏部尚書揚州知府王恕有惠政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刑部郎中陸瑜明於法令在任十年陞山東右布政溫州知府何文淵有治才在任六年超擢刑部右侍郎此先久任而後超遷也雖然設用非其人奈何曰此聽於糾察之臣以時去留可也

內外一命悉歸銓曹三代以後皆然亦有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卽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

福建河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令轉運使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爲令二君所行是皆使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赴選矣今之議者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謂選人省費京物價平隨缺隨補諳曉情僞祿養其親也其說似亦可用聊舉其言如右云

唐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麵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分醬四合醋四合瓜三顆鹽豉葱薑葵韭之類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以下各有差視

國朝所給大官之料不旣盛耶然月俸又在外正一

品俸月三百五十斛餘以次而降

我

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俸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況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今士受職之官必攜父母妻子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之望此皆爲士者俯仰

之私不可不恤也議者欲卽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爲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光武宋太祖詔意益卑不益尊噫苟若是其庶矣乎

宋制設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敎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之有識者亦欲 朝廷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百卷取五宗室卷百卷取十庶宗室知所激勸有才者皆爲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其說良是謹着其說數十年之後恐必有能舉而行之

者

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親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周封建之法相同又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頃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嗚呼宗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

今祿米為何如而朱子尚有憂焉使朱子生今世不
知宜何如為憂也

國朝之制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
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則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
郡王之孫則為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
為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為鎮國中尉歲祿
四百石五世孫則為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
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其祿米亦二百石親王郡
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
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又有

冊封反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　祖宗之用恩可謂厚矣但恩而無節誠恐難乎其爲繼也

武職世襲　國初立法最嚴永樂年間其禁稍弛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拏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五出

幼襲替俱比試正統十四年有被虜走回遇賊奪馬者天順初有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近年冒功買級則非復昔比而襲職益濫觴矣

宋世任子之令最廣卽位推恩郊祭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卽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廕爲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故於臣下率多崇厚　國朝限以三品廕子故任子視宋甚少有任而不得官者方補廕再襲三品以下則無襲廕子例有官至方面而其子不免貧餓者有官

至監司而其子不能保丘墓者一生賢勞王事廉吏愼不可爲殊可念也若奏請如武官習禮之例公卿子孫勅督學官覓選入泮稍視宋世恩廕不絕讀書種子豈非盛世優臣之典哉

元佑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嘆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文潛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我　朝之制一甲及第卽入詞林其外吉士俱以考入不由大

臣薦舉十年之內循資擢用一年之外即有司成典
翰宮官掌詹之擢視宋稍異但中書舍人則與戶侍
相懸殊未易得也使宋制如今豈有不離核之嘆哉
元初惟才是用尚多儒者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
政大臣亦以吏爲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
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致通顯中州
之士見用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
師其抱材蘊德者往往不屑爲吏其見用尤寡久則
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秦不可與同中
國故南方之士愈微士甘没溺於山林之間不可勝

道嗚呼才惟取吏罷科舉擯儒士此與秦之坑焚何異甚至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豈非世道之一大變與

灌夫爲人剛直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衆薦寵下輩韓安國踈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知名士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嗚呼人皆有灌夫韓安國之心則天下不患於無才人皆存狄仁傑之心則天

下不患不能容才

天下之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況自糞壤而上乎故物有所遇則雖朽木糞壤而不棄苟不得其遇則雖合抱之材蘭芷之美亦且以尺朽訾之凡草目之況一材一藝之子能無遺棄於世用乎故君子惜才中人棄才小人忌才

世路搶攘之時人材衰少雖有豪傑之士窮老在下無由自效於世杜子美感時而賦西馬謂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其取喻微矣

雖然名馬無求於人人則自求於馬名馬伏櫪閑廐以時游息於水草之間以自適其天奚以哀鳴爲哉然則名馬之不見用其咎在伯樂其適在名馬

杜少陵畫像古今題詠多矣獨半山山谷二先生詩最高略舉數語半山詩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飢走半九州病妻僵側子臥榻攘攘盜賊森戈矛山谷詩故衣未補新衣綻定蟠胷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鷄犬觀二老之作少陵以如彼其才卒困于窮以死傷哉讀之千古可爲興嘆

凡二十一章

毗輔理之政

萬斛之舟機在柁萬鈞之努機在牙萬里之邦域機在心故人主運量此心天下災祥利害立見心正則天地俱正心和則萬物俱和非誑語也下此則一司一郡一邑一鄉孰非自樞轄守令之心宰之蝗不入境虎北渡河其理良實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心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

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得之

眞宰相之度

宋張商英初提舉京西南路獻說曰眞壽者不死眞樂者不憂眞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沖澹爲主神宗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神宗曰卿不廢學如此除館職竟爲丞相其後商英之業不甚彰著竟不能副先資之言吾無惜矣獨惜夫神宗知美長久沖澹之說而進用荆公銳行新法何與

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諫折柳是矣繩時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弘羊之創均輸是矣徒紛

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荊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酖蘇張是矣若夫敦朴渾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妥而無其流弘博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朗而無其浮斯之謂天下之全才也夫

識見差別未可一律齊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更賤民無餓色杭州苦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批牒令普布施人或謂曰當此儉歲造浮圖不無傷

民耶公曰當令富者出錢貧者得食均有餘補不足
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聞者迴服人之度
量相越乃如是君子當機籌畫非庸流所及
翱翔仕路者或有遇事敢言自以為氣節鋤除強宗自
以為風力苞苴不入自以為廉介殊不知與百姓皆
無所補益蓋氣節風力廉介止盡得自己分内事不
曾在百姓上做得一段利益工夫此惟眞實為民不
矯飾近名者然後能識此意聞之大老云然因筆記
于此
輿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

汝則死是矣君子之為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槩以吾法一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駭其所未見也咸陽思復見漢官威儀漢官威儀豈三代之遺哉慰以所習見聞耳

蘇明允作諫論以明諫法余有感於沈存中罷籍民車之事焉往者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

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明日遂免籍民車執政問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耶特著之以爲進諫者之法焉

今之郡縣視古之建國今之守令視古之小國諸侯設

得行巳所志加惠一方誠猶古之所稱化國嬉遊恬愉巳與百姓相安無怨無惡卽終身其職庶幾孔氏所稱爲邦百年者猶爲少也況敢懷速化之志乎今之所以欲速遷者正爲不能與地方相安與官職相安與上下相安耳雖然又當超遷加秩璽書奬勞然後得以久留也故曰鼓舞之在朝廷責成之在銓曹佐佑之在監司

漢張勳爲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是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詰詔

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黑事干人命者使自
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
之民之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賊
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捽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
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為政五年怨懟不作四民
為歌誦盜賊出境姦邪革心嗚呼為理者顧不當如
是耶

恒言曰致君澤民致者致之於所未至也其義易曉澤
之一字厥有深味要使膏澤下於民百姓皆沐浴膏
澤歡忻鼓舞樂其有生耕田鑿井生事饒裕不為刑

罰稅斂之所困抑古稱惠鮮是其義也假饒能以一切法制整齊之謂之治則可謂之澤則未也顧名思義盍思所以潤澤斯民哉此聞之大老云然

每見士君子出身事主却卽奔逐世塵與彼上下將謂治國事與治身事無干不知治國之法就是理身立身之道就可立政寧靜則百骸理清靜則百姓安

凡十二章

毗閭閻之政

上之字下有真實愛養之心者予於晉漢而下得二主焉宋太宗爲宰臣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熱耘

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税亦不忍俯督而況非理誅求乎後周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仁人之言其辭藹如爲人上者知民爲吾子又念寒耕熱耘之苦其忍輕下征求之令逋負之徵乎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曰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雖有飢饉水旱民不離散行之數年國以富强成都黃惠濟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

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令在公者誠如李悝之法民間富室誠如黃承事之法則地方無憂水旱而陰德亦無涯矣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飢死得此何爲蕫熠謂民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

欲損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者可以鑑已

宋蜀道寇作臨汝侯謂羅研曰鄉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雞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誠哉是言使百姓知有生之樂豈肯蹈死亡之禍哉

乾德元年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 蠲租不俟報今州縣或遇災傷數次差官檢覆生民先被騷擾

之告及以分數上計部又量爲裁損不及所勘之數吳下數郡又除起解錢糧升合不減所減乃在存留之內名曰免糧實不過百分中三四耳民間所得不償所費宋董煟謂宜以乾德之詔爲法良有見矣

神宗行青苗法諸縣督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乾道間江西大飢民有食白膳土築殺者因時帥出勸農飢民入狀借錢販糴度荒帥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噫貸錢救飢與青苗錢自別豈可懲噎而廢食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爲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矣吳俗尚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爲生越俗尚儉而寧紹金衢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爲治之道也予聞諸長者云然爲筆識於此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

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九日復剪不盡其根不止也每

見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

支折爲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廛

市寥寂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

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飢荒

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

養民者譬如養樹護惜其大者又灌溉其小者使之日

長月益以至於大然後豐草茂林可以坐致未聞斬

刈其大者以裨益其小者也是猶摘巨樹之枝葉瀝

大木之膏脂以畀荊棘曰吾能養樹吾能養樹不知荊棘未必榮而巨木大材不終日而枝榦枯槁矣亦何救於林木之盛衰也噫東吳數郡閭里蕭然當必有憫念之者書以俟之

古人謂政在養民養取何義竊嘗譬之如養樹焉防其侵損去其蠹蝕時其溉灌其餘自生自長聽其時日之至而已不假搔剔之煩也又如養雞雛焉雞母覆育溫以暖氣氣數纔足橫裂迸開雞雛自下生理亦全若稍不利用手略助之則其天不全子亦難育以此見爲政者順天時因地利不違人情覆育萬民一

毫私知有不得與則物阜民安天下遊於耕鑿作息之天矣不然政勤而民勞吾未見其能理也者此以足柳子種樹之說焉

嘗有感於捕漁一事古者漁不滿尺市不得鬻非惟惜物實欲使長養生息不可勝食也目見江南以漁爲業漁者衆多取魚之具爲網爲注爲塘爲罾爲簖爲扈爲簾爲箔不一而足盡其族類而漁之無遺育無遺地無遺種欲其長養生息亦難矣故江南號稱多魚然亦不易得也嗚呼繁賦重役民且無遺孑矣豈獨魚而已哉

余忠宣公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況今三百餘年
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
力以供賦有持其產而易酒食人人皆望而去之者
其甚於前世益遠其可重困之哉以余公之言質之
今日之敝眞如目擊而數計之也减賦省役以甦凋
瘵豈無望於仁明君子
陸文裕書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
源頭活水分縈而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
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
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

除入厨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來可商量也近吳俗澆獰差役重煩觀此一書不覺情神飛越

宣德九年巡撫周忱　奏切見蘇松常三府所屬田地雖饒農民甚苦觀其春耕夏耘修築圩岸疏濬河道車水救苗之際類皆乏食又其秋糧起運遠倉經涉江湖風浪之險中途常有遭風失盜納欠數多凡若此者皆須倍出利息借債迨至秋成米稻償債之後僅足輸稅或有斂獲纔畢糇糧已空者有之兼併之

家日盛農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舍其本業去爲遊
手末作以致膏腴之壤漸至荒萊地利削而國賦虧
矣今之時去宣德之時又遠矣昔乏之則有借今乏之則
無可借矣昔兼併日盛今巨室亦耗竭矣使文襄公
當此時不知其如何爲　奏也
當今所在告疲而南北之困異致舉其所宜先者北都
則萑葦極目急營屯田以備漕粳輕南運南都則賦
役繁重在輕徭税以存流徙均編累山東則一望白
茅而多不耕之田山西則逼近虜穴而鮮室家之樂
陝西則内綜八郡外控三邊供應疲矣而鋒鏑之患

獨先河南則上供宗室下捍黃流不堪命矣而衡繁之役不息浙地濵海時修倭夷之備則斂繁而民益困西江衝繁且禦水陸之寇則土瘠而民愈勞謂湖俗為慓輕匪特郵驛之苦可慮也而溪洞諸蠻恒虞嘯聚謂川地為險遠匪特大木之困可軫也而夷漢雜處時存消弭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東廣地遠法疎寇殘之後撫恤尤艱廣西為夷獠盤據諸縣俱被蠶食將無民矣雲貴為漢夷雜沓外通一線之路長戎心矣噫思其艱則當圖其易懲其往則思備於今其可無慎慮哉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家有無田而富之家有田而富者其利雖自田而得然每歲輸官兼之差遣一遇飢饉則租耗力乏矣無田而富者其利自商販中而得既無輸官亦無差遣雖或征稅所傷幾何貧富之分無所稽驗差發多致隱蔽是無田而富猶不若有田而富者之可憫也仁民者恤有田之民而無爲無田而富者之所擠排豈非循良君子哉

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所以不免者何爲毀譽是非所顛倒也一郡一邑相去不遐各自爲俗如好訐訟好鬬狠好奢靡相勝好任俠相高之類風俗所靡生則

習見不知其非爭相誇尚未至則求其至既至則求其勝雖賢父兄戒之仁師友勸之不能改也然則何如是在為人上者之責耳知其重而亟反之俗亦易革孔子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書云風俗靡靡公其念哉

吳與越相鄰茲然俗頗不同浙東古于越之地其地利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之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飭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吳人輕浮好奢稍有蓄積輒事宮室輿馬服飾侈盛故雖一時炫耀

可觀而子孫旋即衰謝田園屋廬爲他家所有小民至於貧無蓋藏此見之余忠宣公均役記今復二百年矣而俗尚猶仍其舊豈風氣異齊有未易卒變與

吳人尚鬼祈禳最盛一遇病患輒事齋聖樂神之舉晝夜留連妄言禍福牲十餘只供一夕之須香數套僅充一爇之用其他誘取不使閑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產破蕩老稚流移深原其情有甚於盜此意出劉漫塘諭俗文援之今時義不爲過

自古今來折獄一節最爲難事發言盈庭激爲聚訟深情厚貌巧飾簧言巨奸每爲所隱善人每爲所誣況案牘勞午頃刻之間情僞未悉立欲論斷官府以爲差可了事而不知受枉受抑者多矣況繫之犴狴獄吏司卒攢攻隊索毒朴横敲中人之産立可傾費堂陛遠於萬里何從而知之匹婦含寃上干和氣易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言愼也

折獄貴英敏又貴有術偶得許襄毅二事聊誌於此東昌一武職子路遇素善庠生同飲於肆是夜武職子被殺於途且無首衆疑庠生執赴官不勝拷掠誣服

襄毅視生言貌知其冤也廉肆中知同飲又有二市井少年公意必此人也且時新歲少年得銀必且治衣物乃拘刷市賈人私曆見一人買布數疋追而鞫之即欵服得首於空桑樹中庠生遂釋泰安富豪王南撻人折股而死移他所賄鄉鄰知見者事久不白襄毅乃隔處知見者先取一人叩其居人門戶姓名牲畜甚詳復取一人問之不肯衆公乃大聲叱曰汝謂我不曾親見耶歷數王南家共牛石槽等牲畜器物甚具且云先取者巳盡言矣知見者疑公嘗私行遂惶駭吐實得屍而事白觀此二事則洗雪沉冤焉

可無術哉

每見馳騖宦途者率不能無意必見詞中稱勢能撼國者則曰此必貴人也必欲摧折以收不畏強禦之名見詞稱錢可通神者則曰此必富兒也必欲故入以表不受餽遺之迹殊不知苟存此念則受枉抱寃之子必多況端道揆者知法守倉廪實者知禮節其事有未必然者乎君子奉法持正鑑空衡平不媿不畏自有天知鬼神且福及之矣何必借此哉此聞之大老云然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

在病亦許通報決之臥内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歐文忠公時之大儒曰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狥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毎嘆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遭事益加勤謹不敢少忽以今觀二公享有榮遇豈非盡心恭慎之報與

竹篦加於臀撥指加於手夾棍加於踝此官府之常刑也聞之先府君云我嘗受教於大老先生凡施刑須

自上而下血不攻心若自下而上則血多攻心易失人命自此凡用刑率慎憶斯語故生平不致傷戕人命不肖謹識之爲筆記於此以告夫式敬由獄者

嘗憶先大夫海樓府君守星沙其時楚府儀賓沈近湖者與護衛廿指揮有隙因構楚府誺反事下會審皆畏事閉門王府庶人動數十人與沈儀賓豪貴輒椎門而入喧競竟不白而罷巡撫東橋顧公璘以檄先公先公曰是非公府不可乃請武昌廳事凡　奏内稱造弓矢鐵甲及違式器物等凡護衛工匠先公悉名追入至三百餘人因開門俾王府庶人及儀賓等

盡入因問弓匠曰曾造弓乎曰無之又問甲匠曰曾造甲乎曰無之數問數對如上儀賓遂不能誣與廿指揮各受罪而解由是東橋顧公奇先大夫明决首入薦剡遂有聲湖楚間

古今刑之嚴峻者剗剔而下商鞅相泰增相坐之法大辟加鑿顛抽脅鑊烹車裂之制漢興有夷三族之令當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骨肉於其市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謂之具五刑梁法罪人贓驗昭然而不欵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垜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

械及至上垛一上測七刻曰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一百五十得實不承者得減罪論文宣性忍暴恣行酷虐訊囚用車輻壓踝或使臂貫燒車釭或使立燒犁耳宣帝殘酷有上書誤者鞭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噫刑得其當尚猶不忍况未必當乎爲民父母者其尚慎念之哉

緝捕之役在內有番手在外有巡快固地方爪牙然緝獲賊人未必俱實稍見影響即恣擒捕設爲棚弔拷掠諸法有鼅鼃綳𦅸害才拜觀音四馬攢蹄箍腦撾

觔名色名曰私拷使人求死不得其間吐實者固多自誣者亦不少也仁民君子何如但令司捕其鞫訊一歸公庭情亦易見安用此輩之酷掠哉存心如此民自不冤矣予嘗親見一二負冤之子聊記於此云爾

說者謂魏文侯師李悝作刑書至唐律而始備最號中正當代所行之律損益乎此其律凡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予謂法律至

今固爲大備然欲於斬罪之中原其情法更復古之肉刑以墨劓刵宮大辟分爲五等庶無枉死張横渠亦有是論其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噫此眞與仁人之言與

凡二十八章

推篷寤語卷之八

長洲吳曜書
袁宸等同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毗政篇下

毗國計之政

國朝鹽課兩浙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五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一十九處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鹽場二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十三萬一千四百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爲小引大引本色存積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虧溢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邇來鹽法稍壞建言者欲一變通之而未可得也

公鹽窒則私鹺行私鹺窒則公鹽行此其勢相為低昂

者也邇年鹽法壅滯多由私鹽盛行嘗見刑部尚書胡公河議疏云山東河南并直隷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大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顧役近河貧民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兵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科耳況我 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於昔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之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

間私鹽漸少巡邏之徒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予以爲此先達有見之言也謹著之亦欲以聞於司政者云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尚書王勰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以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宜如舊胡寅以爲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

害息矣予竊謂胡寅之說誠是也任民煎煉從民貨賣所過關津重榷其稅則國得實利而民亦便矣又省無限訟獄無限巡邏

國朝志云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爲許其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此宋制也余以爲當今鹽法大壞宜特設鹽筴經略司於兩京專典其事具載余所著國計三議中若許爲之長者得如宋制自辟置官屬羅致天下有心計之士日夜講求斂放之策使支候易而稱掣速私鹽絕而公稅輕不數年間效可立見財何患寡國何患貧哉

鹽者煮於海而不乏米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爲兩利且可假此以足國裕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北軍民困敝誠得立法于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還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米通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　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視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穰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方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運而徵各處折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隋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又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旣漸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詔行新錢已復用舊錢貨易不止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又京師及諸州邸肆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市予以爲此法甚有益於錢貨爲理者誠能倣而行之錢貨何患不流通哉

一代之興當有一代之錢今歷代相仍無所變革似非

更新之義故舊錢益多新錢壅滯地方所尚不同或專用何代或專用何色或全然不肯行用錢貝不行職斯之故嘗見宋慶元間奏銷錢爲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又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今須依倣此制令民間舊錢悉輸官重鑄每斤酬直若干止許將 國朝制錢行用則錢得流通而國家擅子母相權之利矣不然新鑄雖多輪廓雖好徒無益也

漢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焉雖沙礫可使翅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者况銖兩之銅乎肌膚痛切雖愛子不戀於慈母錢何恃哉劉陶爲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已予

謂不獨劉陶郎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令焉尤知本哉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爲便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爲一界至以兩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椿錢數百萬緡稍寓交子法減價郎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　朝廷坐失百

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子考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綿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爲一百八十萬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

乎其富於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爲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鏹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濶下而鋭首中爲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首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

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爲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爲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　朝廷增錢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百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則別無長策矣

宋時供億半籍市舶福建廣南置官提舉兩浙臨安明

州秀州溫州江陰五處各立市舶官監抽解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者庶幾可以少寛民力耳又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來遠人阜通貨賄其時通計抽解與和買歲計約二百萬緡其所入之厚如此我　朝因懲倭夷反覆遂嚴下海之禁然濵海巨室亦時時私通買賣不絶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倭夷以入貢爲名實與浙福巨家私相交易若當事之臣因而奏立市舶如宋之制則國家得無窮之利而無兵刃之害稍加防閑亦無大患奈當時

諸臣無遠見坐失此利卒使通番之人勾引倭夷入寇劫掠數載　朝廷選將調兵供億鉅萬其與開市舶之利害何啻什百千倍哉況其入寇之時尚以做買賣爲名則其終始可見矣受誘而致死地無非冀通市舶而豈料其僞也今王直死矣海上尚不能保其無事防春之兵吾不知其所終已

國朝漕運十二總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　國初尚用海運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京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自是而後始專用會通河儹運海運遂絶近因連年河決始建沿海儹運議然閘膠萊廢河中爲山脚所阻曾經副使王獻燒鑿未成若果可通以裨國計似亦非小

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澀則悉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溯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閘河之艱澀又鮮河水之淤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也

予觀淮徐而上至山東江南北直隸地方廣輪數千里
旱則俱赤澇則俱浸古稱沃壤今為瘠土古稱富庶
今為貧窶傷哉陵谷之變遷也今之山東齊魯之舊
邦也今之河南鄭衛之遺墟也今之北直隸燕趙之
故都也昔如彼而今如此何哉議者曰山東河南北
直隸一帶皆濱海之地潞河白河衛河諸水皆由直
沽直瀉入海今須於河流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
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
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
截鹽水之入內以洩淡水之流如此則沿海數千里

悉成良田北方五穀熟則南方轉輸省南北俱富庶矣其議良然是在司計者之留念焉

土地一也南北不殊今山東陜西河南北直隸等處一望荒地狀若廣漠京邊賦税轉輸全藉江南今江南困敝矣不預爲之處萬一地方多事則西北軍民將何仰藉計須於高亢之處按河舊迹以興新利設法屯種民食庶有所給嘗考我　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問徒問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衛門止發拋荒田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住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眞萬世之長策也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瀕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我　朝輿圖所轄之大略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

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縣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 朝歲入賦稅之大略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糧共該若干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 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三萬餘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

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廪糧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此我　朝歳出支費之大略也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歉是故歉者不可不益也浮者不可不裁也益非取諸民也裕國而無傷於民裁非損於公也足用而無病於國如此斯可以言善理財矣如此斯可以言善植國本矣

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道出口各有程途各有宿泊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

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始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自麻灣口别搬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

御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近時泉河誌附論海運云嘉靖初年海道副使王獻僥

斷馬家濠山海道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南北元人嘗治閘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當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剟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議者

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爲慮殊不知爲　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爲之况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可計時日而就縱大費亦一里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録於此以告有志世道者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俱合江

水益大以滐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爲九枝復合爲一迂迴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滇沽青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過夏五六月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此其勢有不得不然矣治河者當歲歲舉撈淺之法使淤沙不得匯爲洲灘則下流疏而上流自無患矣謹誌鄙見以竢夫司計者云

河流遷徙不常蓋自古而然多因下流沙泥淤淀日漸

淺澀則上流不得不橫決我　朝南有陵寢北有京邑尤宜慎其衝突邇年因河流頻決議者猶稱賈讓三策欲内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不與水爭地此施之漢世可也今東郡適漕運之途清河乃舟楫之會若推讓策於今日則運道所經或高爲隄岸或卑爲黃流柳子厚謂古法不可行於今者此類也縱如賈讓之議河有淤沙亦不能保其終不決齧但時時疏其下流則上流自可無患此事防未然之慮若待決而後塞則工力大費矣

宗忠宣曰宋南渡後河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非

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異又曰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又曰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窮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忠宣諸說真可謂知河事者邇年每遭霖雨下流不能去

輒決決則舊河旋没而新決水泛濫無歸漕河所係
匪輕殊爲可慮因著余公之說以裨河計云

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漕運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
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
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
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
爲未便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阻敗事宜
勿聽役既半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
舊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
便之宋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今印州宿遷一帶河道

遇黄河水不通亦淺澷阻舟但以稭草築壩逼水若如宋人爲木岸狹河頗爲省易

熈寧六年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巳乆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得退背魚之助見河淤塞則

用魚杷濬之令漕河淤淺只用筐鍤挑撈勞而無功當用木長三五尺削如魚之狀虛其中實以鐵外布鐵釘如蝟毛繫其首置河中往來拽之沙泥隨水而去惟多用及在流水中乃効宋濬川杷其制無傳疑亦此類

凡二十一章

毗邊備之政

我朝混一寰宇東南僅留交象一區畀封陳氏不隸職方在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相埒至永樂閒捐大寧於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疎

宣德間徙開平於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國者安陋就簡往往踵爲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爲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開平而朶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驁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之階　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餘十萬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逕薄都城胡馬揉踐幸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盍思爲先事之防哉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嘗考兵書朱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於魚海先退者為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今者世平易玩各邊大都如此任事諸臣能視此為例邊事何患不飭邊計可

患不充

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承

皆如此則糧粟奚可勝用哉

胡虜所以致强能爲中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酉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强况堂堂中國而顧有媿於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宋太祖不得邊險夷狄最强南方未一時勢難矣宋祖

乃注意諜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筦㩁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其誠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

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久矣近見方士有其圖製且云傳得其法若制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

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機在舌軏之則機動而行但未曾造試誠訪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省人搬運奚啻數倍諸葛作之吾人述之可自諉弗能哉不特此也古法具載玉帳鈎玄虎鈐等經者尚多當不吝重賞搆求知巧之士制造諸器以備不虞此邊鎮至要也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矟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

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强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今日禦虜長驅若用小車倣古諸法拒之亦無難者

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嘗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羌武都羌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而

發無不勝盧耽節度四川爲大擔連弩兵而南詔憚
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
之役非弩射殺撻凜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
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若
今外訪求强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
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
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於農之意足可經
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
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

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為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於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疆場之兵守在四夷固王人之所有事也乃今邊鄙戍卒墩堡棊置守宓而力分似宜裁省煩細聚為雄鎮使聲勢聯絡擊首尾應然後可以制禦狂虜今因難

於輕議也若腹內之兵終歲游食徒費廩餉一有警急輒事召募又焉用此輩為哉議須除運軍之外其各省府衛分住劄官軍汰其老弱選其丁壯擇一空曠地面調集一處每三千人作一屯營而選叅游數員轄之無事令其屯田有事調其征進三時耕耘冬隙講武如古湟中屯田之法每省量其邊腹或置二營或止一營氣勢雄盛力不單薄即有小醜可朝發而夕停也其各府小小盜警止須民壯兵快巡邏剿除足矣比而擬之若湖廣之有永順保靖二司廣西之有永定遷江五屯雖夷夏異致固皆地方所恃以

無恐也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俱足粟麥必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爲富強也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

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夫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即後人之師有爲者亦若是

朝廷有大號令大典章必有名公碩人嫺於辭令然後可以動衆唐封敖爲李德裕所器會昌初爲翰林學士屬辭贍敏語切而理勝武帝使作詔書慰邊將傷

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邊士鬪之爲之感泣由
此觀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嘉靖丁酉以安南久缺　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
先是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晭爲陳暠等所殺
晭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竊據其地黎氏
舊臣鄭惟瞭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　朝廷遣都御
史毛伯溫征之夷人上狀爲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
夷性叵測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
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
欽州烏雷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

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立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　朝貢正朔伯溫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　命公為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詔班師此出毛東塘家乘因疏其略如右

西南國度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鬭故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邇年倭夷入寇所募卒多鬼國人有白番鬼黑〻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即

古所稱崑崙奴其面深黑善鬬而忘死倭人率以五十金買一奴彼之海舟尾中遇戰則縱之出以獸畜之給粗糲之食不與同飲食稍不閑之即同儕亦加殺害蓋天性然也倭夷之取勝大率藉此倭之野島人次之中國通逃人又次之若掠鄉村農人止以供嚮道之役耳

倭奴所住之所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謹禍患也聞其所居島中亦如是每作食具必人自舉火不與儕同所作飯必用糯米所食雞鵞鴨諸牲必去頭尾以火燎去毛即入口啖之血流以爲鮮美牛羊亦然未嘗

熟食亦能誦經見佛像神像則作禮亦有好善不肯
殺人者頭盡搃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
所穿草屨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横跳躍
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
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其徂詐率類此
器械精利莫如倭奴嘗見其所製鳥嘴銃一具與中國
所作迥異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銃孔光潤異常
不製木柄惟緊繫於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隨發隨
至且無聲無由閃避可以射鳥雀命中况我兵乎故
中國十銃不足敵一但倭亦自愛惜不肯輕試使以

此長技嘗識中國其孰能當之哉鼂錯云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勝敵之術尤當以利器械為先

倭夷戰具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技又閑習一奴舞刀而來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倭奴無間可入我軍攖其鋒者無不立斃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弰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闊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身無甲冬夏惟花布衫下體短袴輕捷如飛亦有鎖子甲當是頭領所御甲尤精堅稍長一丈

八尺餘製亦工緻人又有膂力能生拔牛角一人力不下數百觔又解陣法善埋伏數遶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故我軍常敗北倭奴能以寡擊衆特此耳

倭夷入寇時海上方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五鼓時俱現火光又有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銳方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焠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盡驚張尚書經爲視師趙侍郎文華　奏劾未報張自吾郡嚴裝出城城門放砲砲碎飛鐵殺其輿從一人張震于躬竟罹伏鑕之禍噫東南兵變不戢是徵張公以禍亦顯妖象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甚哉用兵之神也苟中機宜即禽鳥走獸皆為神用騎劫之攻亟矣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縛火搥城而出卒收齊城李全忠之圍殆矣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衣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為群羊爭趨之遂為所敗以至放鴿颺箏俱稱勝算馬鈴羊鼓盡是神機頃刻之間變化不測俱在為將者一心之運用也若夫衛公之使鶴楚圍之爓鹿與夫驅虎豹而徒使股慄列象陣而竟假獅敗者兵云乎哉

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搵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度一失成規便遭敗衂拾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

奕秋不審成規寘悻而進能必爲長勝之家耶宋神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

號令須素明軍士須素習若一旦渙號則不能信從宋守約爲殿師自入夏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臣守一障臣庶幾

或可以使人也此即匈奴殺其老上單于之故智若
軍中射其愛馬愛妻而不顧則無不可使射矣
動大兵役大衆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
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
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
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略曰
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
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避賞不重不足以歆趨古今
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爲治者亦復如是篤
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其所言不詭於王略者予竊有取焉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略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爲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

之旨則爲將之道斷可覩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
因事之變而神之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
吾所明若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角此占驗也
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
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
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其驗處不專
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
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
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之

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捜訪學習以冀萬全毋曰

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袁州府武衛志云承平百七十年法綱日踈武衛尸其

職而兵不敎戰流竄逋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

聞砲鼔格鬭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

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

介冑挾弓矢一戰頋鼔勇而陳盡市井民兵國家所

獲衛力僅轉漕歲數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

衛之病覩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已

唐李抱眞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

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募都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强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行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晉書云平蜀之後其將問蜀士曰孔明言句何其瑣碎士曰簡辭惟聖惟聖則可彼師旅之衆故當詳諭嗚呼臨軍國當詳諭矣然志以帥氣正當遵淡泊寧靜

之箴以自諭也而竟以食廿事煩啓中星殞何哉
周世宗因高平之戰按誅潰將樊愛能何徽等以振軍
法遂能變弱爲强戰勝攻克宋太祖始爲周世宗將
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爲督戰以劒砍其
皮笠明日徧閲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卽位復斬川班直妄乞恩澤者
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拊髀歎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嗚
呼若二君者其眞得威克之道哉

凡二十八章

推篷寤語卷之九 終

往不肖侍中條長公筆楮抵今殆卅有餘年矣因憶長公自幼性好博覽誦讀外有見輒好倣效之始有師好詩輒學詩見祈禱有驗輒學祈禱嘉靖丙申先中憲公收大瀉寇多集兵書長公輒喜談兵且好習韜鈐星遁射弩諸法自楚歸吳即捐夙好專業舉子游膠庠閒有聲時衡山諸公以書鳴輒學書波及於古蹟名繪善鑒賞已而有以養生說進者輒喜談養

生蒐緝玄家語無慮數百種其于禪梵之說尤益精詣至於醫卜課命相術諸家輒復涉其波津而闖其閫域雖專家自以爲莫及也噫長公天才亦旣敏甚哉今夏自京國歸以推篷寤語授不肖俾校之大都發抒其生平所好而樂之者而融通貫徹則視昔益遠矣夫玉剖于璞劒露于匣其光芒照耀卽途人皆知寶之但敘述長公得斯之由以終校理之役則不肖烏能以無言

隆慶辛未中秋日弟升亭頓首謹志